

# 明初中朝人文交流與相互認知研究\*

## － 以詩歌酬唱, 詩畫交流爲中心

方飛\*\*

### 차례

1. 緒論
2. 高麗末期文人與明使交往中對明朝的總體認知
  - 2.1. 衣冠服飾之正統
  - 2.2. 文武才能之兼備
  - 2.3. 大明聲教之遠播
  - 2.4. 社會生活之安定
3. 中朝文人間詩文與詩畫交流中的彼此相交與認知
  - 3.1. 海內存知己——譜寫交往之友誼
  - 3.2. 天涯若比鄰——續寫海外之情深
  - 3.3. 題詩與贈畫——展現才情與友情
4. 朝鮮使臣與明朝人士交流中對中國儒釋道思想的認知
  - 4.1. 仙道文化的認識與批判
  - 4.2. 儒家思想的推崇與斥佛態度的流露
5. 結語

### | 국문초록 |

한중 양국 간 교류의 역사는 유구하고 그 연원은 깊다. 명나라 초기에 양국을 왕래하던 사신(使臣)들이 두 나라의 관계건립과 발전을 목격하고 참여하였다. 본 원고는 조선의 비교적 신분이 높은 벼슬을 역임한 문신들과 명나라 인사(人士)간의 교류를 중심으로 조선문인들이 시문(詩文)교류 중에 명나라에 대한 인식과 그 뒤에 숨어있는 이유를 분석하고자 한다. 양국 간 문인들이 정치, 사상, 문화와 예술방면의 교류를 통해 명나라초기 한중문화교류의 입체적

\*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15AZW006):明清東亞漢文紀行文文學中他國形象認知比較研究。

\*\* 延邊大學 朝漢文學院東方文學 在讀博士。

인 화면을 회복시키고자 노력하였다. 고려시기의 문인들은 명나라의 사신인 국자학녹장부(國子學錄張溥), 국자전부주탁(國子典簿周倬), 요동사신(遼東)상린(桑麟)등과 필담(筆談)으로 시가수창(詩歌酬唱)과 제사의 서문과 발문(題寫序跋)을 통해서 명나라의 의관과 복식(衣冠服飾), 문신과 무장(文臣武將), 대명성교(大明聲敎) 등에 관해서 올바른 인식이 생겨났다. 또한 명나라의 사신들과 시가수창(詩歌酬唱), 제화시(題畫詩), 작품증여(贈送畫作) 등의 시화(詩畫)예술 교류로 양국문인들은 깊은 우정과 서로의 문화에 대해 문화적 인식을 같이 하게 되었다. 조선사신들이 명나라에 도착한 후에 직접 중국의 자연을 보고 민속문화를 체험한 후에 많은 명나라의 인사들과도 깊은 우호관계를 맺었다. 그들은 서로 시를 주고받으면서 명나라에 대한 칭송과 중국전통문화에 대한 높은 평가도 아끼지 않았다. 물론 조선사신들은 “타자(他者)”로서 중국을 관찰하는 독특한 시각을 가지고 있어서 중국의 유교, 불교와 도교(儒釋道)문화에 대해 다양한 태도를 표출하였다. 그들은 명나라에 와서 승려나 유사와의 왕래 및 산동 등주(山東登州)의 도교(仙道)문화를 직접 접하고 나서 오히려 더 많은 비판을 하였고, 불교 사상에 대해서도 배척하는 태도를 보였으나 유교사상은 더욱 추종하였다. 한중문인들의 빈번한 교류와 소통은 양국 간의 모순과 마찰을 해소시키는 동시에 관계를 돈독히 하는데 적극적인 공헌을 하였다.

**핵심어 :** 人文交流, 詩歌酬唱, 題畫詩, 仙道文化, 崇儒斥佛

## 1. 緒論

中韓兩國地緣相近, 人緣相親, 自古以來交流頻繁。從傳說中的檀君派子扶婁朝夏, 到賓貢生崔致遠來唐留學, 歷經宋元, 兩國交往未曾中斷。進入14世紀中後期, 兩國可謂都經歷了王朝與政權更替, 對外關係處於波浪起伏的特殊歷史時期, 雙方互派的使節更是維繫兩國關係的重要紐帶, 他們既是歷史的見證者, 又是兩國關係的參與者抑或締造者。明朝使臣出使朝鮮<sup>1)</sup>與文臣學士進行文學交流, 朝鮮使臣出使明朝也與當地人士有諸多交往, 兩國人文交流成爲使行中的重要篇

1) 本文使用的朝鮮主要指包含高麗王朝, 朝鮮王朝等在內的韓國歷史上各朝代的總稱; 1392年太祖李成桂建立的王朝, 用朝鮮王朝或朝鮮朝來指稱。

章。通過研究兩國使節的出使和交流既可以拓寬兩國人文交流的范围，勾勒出兩國人士交往的動態圖景，又能加深彼此的了解與相互認知。

學界既往研究從歷史角度探析中韓關係，文學角度關注詩文交流的成果頗為豐富。除個別作家，作品外，在長時段下開展以《朝天錄》《皇華集》<sup>2)</sup>等紀行資料為文本的研究也蔚為大觀。但是，很多研究以單方出使的使臣的視角來考察兩國的人文交流，缺少同一時段双方的相互對比與關照，從而使研究存在部分以偏概全的問題。另外，在《皇華集》刊行之前，即明朝建立初期之時，高麗、朝鮮使臣連續出使明朝的同時，也有大批明代使臣派往高麗和朝鮮王朝，他們雖未留下完整的詩文集，但為兩國關係的發展做出重要貢獻，學界對此缺少足够的關注。基於此，本文擬將時間闕限定在中朝兩國交往關係複雜多變的明朝初年，即國內明朝與殘元勢力對抗，朝鮮正處於高麗王朝末期，新施政權朝鮮王朝初期。研究主要以麗末鮮初期有較高身份地位的文臣儒士與明朝人士的交游為中心，他們交往對象不僅包括到達高麗和朝鮮王朝的明朝官員將領，更擴大到使行中國後結識的明朝諸多階層的人士。其中文學是中朝人士交往的重要媒介，利用筆談的詩歌酬唱又是兩國文人交往的常見方式，包括唱詩，和詩(從嚴格到寬松的標準包含次韻，從韻，依韻，和詩四個等級)，贈詩，答詩，甚至部分有贈無答詩，此外還有贈送禮物，請序題跋，題扇贈畫等交流方式。本文在仔細整理朝鮮文人《朝天錄》及個人文集詩文作品的基础上，參照中國史料《明太祖實錄》《明史》及韓國史料《高麗史》《朝鮮王朝實錄》等正史文獻，梳理兩國文人交流現象，并重點分析高麗和朝鮮時期文人在詩文交流中對明朝的認知及認知差異背後隱藏的原因，揭示兩國文人在政治，思想，文化，藝術等方面的互動交流，還原明初中朝人文交流的立體圖景。

---

2) 《朝天錄》主要是指高麗末期及朝鮮朝派往明朝使節的紀行作品，因朝鮮王朝將明朝視為天朝上國，所以使行紀錄多稱之為《朝天錄》；《皇華集》是由朝鮮朝官方主編，匯集了明朝使節與朝鮮時期文臣的唱和詩文共24部，時間跨度為明景泰元年(1450年)到明崇禎六年(1633年)。

## 2. 高麗末期文人與明使交往中對明朝的總體認知

明朝建立次年，朱元璋便派俟斯携帶詔書，金質印璽和誥文前往高麗，冊封王顥為高麗國國王，兩國建立宗藩關係。接着明朝多次遣使至高麗和朝鮮王朝<sup>3)</sup>，主要以宣詔使居多，也有諸如蔡斌、高家奴交易市馬和索取遼東逃民的使節，一般在處理重大事情或重要禮儀場合都派文臣前往；高麗也會根據使行的不同任務派出人次不等的赴明使行團。明朝建立之初，高麗王朝對明朝都尤為關注和重視。因此，作為遠接使的高麗文人與明使相比反而留下了更多的交往記錄與文本材料，其大多收錄在高麗文人的個人文集裏，文集中詳細記錄了接待明使時的唱酬，還包括大量出使明朝與當地人士交游的詩文，通過這些唱和之文可以窺見他們對明朝士人的評價及對中國社會、文化的認識。

### 2.1. 衣冠服飾之正統

明使東來引起高麗朝野上下的重視，他們的衣冠服飾尤其得到東國人士的關注。洪武十八年(1385)秋，明朝使臣張溥、周倬出使高麗，史料記載“詔頒誥於高麗國，封王禔為高麗國王，其故王顥賜諡恭愍，以國子學錄張溥為詔使，行人段祐副之，國子典簿周倬為誥使，行人雒英副之”<sup>4)</sup>。高麗文人鄭夢周參與接待陪侍，并在次韻詩及贈別詩中多次提及兩人的烏紗帽。具體詩歌如下：

《洪武乙丑九月，七站馬上，次江南使張溥詩韻》

紅旆飄飄列隊長，使臣東下接梯航。路人奔走看紗帽，驛吏逢迎勸玉觴。  
慚愧囊中無秀句，陪游馬上賞秋光。青衿胄子休相憶，來訪邊民慰所望。<sup>5)</sup>

3) 洪武二年四月到洪武二十九年六月，共有22批使臣被派赴高麗/朝鮮。留有姓名的43位使臣中，宦官25人，文臣11人，武官7人；建文時期四年間，明朝派往朝鮮的使臣多達9次，共24人次，但皆以文官或監生充當，絕無武官和宦官；永樂時期共派遣使臣38次，其中宦官多達37人，武官6人，文臣8人。——參見：李新峯《明前期赴朝鮮使臣叢考》。

4) 《明太祖實錄》卷174。

5) [韓] 鄭夢周：《圃隱集》卷二，載《韓國文集叢刊》第5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年

《送張學錄溥還朝》

右文天子用儒賢，人物風流望似仙。一札十行傳漢詔，三韓億載祝堯年。  
野童相喚看紗帽，津吏來迎艤畫船。別後思君何處是，璧雍秋水正清漣。<sup>6)</sup>

《乙丑九月，贈天使周倬》

中州有佳士，佩服仁與義。從容講唐虞，旦夕侍天子。  
天子念遠人，受命宣德意。行行萬餘里，繫馬扶桑枝。  
翩然烏紗帽，色映東海陲。舉國被寵榮，萬物生光輝。  
傾蓋一相見，情親如舊知。日日接高論，亶亶窮玄微。<sup>7)</sup>

詩中“路人奔走看紗帽，驛吏逢迎勸玉觴”和“野童相喚看紗帽，津吏來迎艤畫船”透露出高麗的兒童和路人都對頭戴烏紗帽的明朝官員充滿好奇，見到與他們穿着迥異的服飾，便相互招喚奔走觀看。“翩然烏紗帽，色映東海陲”反映出鄭夢周對天使到來的歡迎，又暗含其對大明衣冠的仰慕。高麗久遭蒙元統治，服裝發飾也被要求皆從蒙古人的裝扮，衣冠在儒家思想中代表着禮制與文化，鄭夢周作為高麗的大儒，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特別注重衣冠禮制，這從1386年鄭夢周專為“請便服及群臣朝服便服”歷經艱難萬險出使南京之舉，可以看出這種思想早已萌發且根植於鄭夢周的頭腦中。

對高麗人士來說不僅明朝使臣的冠帶格外明顯，服飾也十分耀眼。權近的“制冊新頒周典禮，衣冠復見漢儀章。”<sup>8)</sup>(《代人送國子周典簿倬》)更是直接道出對衣冠服飾的重視及對明朝保留傳統中華儀制的崇尚。鄭道傳也認為元朝為夷狄，高麗從侍奉元朝以來，混雜胡服穿着，所以其主張“表請衣冠，然後土俗之舊，胡服之弊，盡革無遺”<sup>9)</sup>，以此來恢復正統性。這也代表了當時大批高麗朝臣的觀念，因

版，第585頁。

6) 同上，第586頁。

7) 同上，第585頁。

8) [韓] 權近：《陽村集》卷四，載《韓國文集叢刊》第7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年版，第47頁。

9) [韓] 鄭道傳：《三峯集》卷八《儀度》，載《韓國文集叢刊》第5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年版，第438頁。

爲他們認爲“衣冠的改制，是本國‘用夏變夷’，向漢文明進一步靠攏的表現形式，也是明對高麗‘海外小中華’身份確認的認可”<sup>10)</sup>。

## 2.2 文武才能之兼備

洪武十八年(1385)七月，遼東將領桑麟爲追回進人高麗的流民而被派出使。《高麗史節要》第三十二卷也有“遼東遣桑麟，推還元李流民李朵里不歹等四十七人”的相關記載。這次使行期間，高麗時期的文臣鄭夢周(1337~1392)，李崇仁(1349~1392)，鄭道傳(1342~1398)，權近(1352~1409)，鄭摠(1358~1397)，朴宜中(1337~1403)等與其有詩文唱和。詩中更多體現的是對桑麟的贊譽，部分相關詩歌列舉如下：

### 《贈遼東使桑麟》<sup>11)</sup> 鄭夢周

皇明開巨鎮，遼水何逶迤。勛臣分節鉞，於焉耀皇威。幕賓集鸞鳳，戰士屯熊羆。  
先生投筆起，義氣相追隨。昨因主將命，單車游海陲。風儀望如仙，辯若縣河垂。  
我固愛佳士，一見如舊知。秋庭同翫月，山寺共吟詩。漸覺情好篤，胡爲遽告歸。  
握手臨野次，西風吹客衣。丁寧贈一語，請子幸聽之。方今天子聽，陋邦沐恩私。

### 《送桑麟還遼東》<sup>12)</sup> 鄭摠

鷄林去遼瀋，道里相望懸。之子懷靡及，來往何翩翩。憶昨到賓館，秋宵秩初筵。  
識韓幸愜愿，慕蔭漸磨肩。醉來示佳作，一讀頭風痊。貽我復齋扁，字若銀鈎聯。  
顧乏瓊瑤報，愿言客於焉。王事自有程，今朝忽言旋。落葉滿驛路，征鴻叫江天。  
歸驂星火急，佇立眼空穿。小邦沐膏澤，述職心益堅。願君達……。

### 《送遼東使桑公》<sup>13)</sup> 鄭道傳

按桑公名麟，辛禡乙丑，來索元季流民。

10) 楊昕：《〈朝天錄〉中的明代中國人形象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134頁。

11) [韓] 鄭夢周：《圃隱集》卷二，載《韓國文集叢刊》第5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年版，第586頁。

12) [韓] 鄭摠：《復齋集》上，載《韓國文集叢刊》第7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年版，第470頁。

13) [韓] 鄭道傳：《三峯集》卷一，載《韓國文集叢刊》第5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年版，第293頁。

聖朝重方隅，幕府開遼陽。主將信英俊，賓客多才良。有美桑公子，壯年懷慨慷。  
復此持使節，能慰遠人望。如何遽告歸，祇令我心傷。蕭蕭木葉下，悠悠關路長。  
西風吹征袂，寒日照離觴。臨分更握手，珍重莫相忘。

高麗文臣的酬贈詩中主要夸贊桑麟之文韜武略，英俊才情。鄭夢周認為明皇收復遼東之後，重視邊陲安危，讓勳臣駐守，而桑麟講義氣緊緊相隨，不畏懼艱險來駐守。桑麟作為將領不但年壯英俊，有慷慨之氣，其手下也是精兵良將。加之，鄭道傳“主將信英俊，賓客多才良。有美桑公子，壯年懷慨慷。”的高度評價，反映出桑麟不僅是一名勇猛的武將，詩文才華也十分卓越。鄭摠在詩中曾提及“醉來示佳作，一讀頭風痊。貽我復齋扁，字若銀鉤聯。”可以想象出鄭摠和桑麟宴會上痛飲，看到桑麟的佳作後，頓時清醒，頭風全痊，並收到桑麟贈送的題有鄭摠雅弓匾額的貴重禮物。鄭摠將上面“復齋”字體夸贊如銀鉤，是對桑麟書法造詣的高度贊譽，因為宋徽宗以“瘦金書”鐵畫銀鉤而久負盛名。桑麟不僅書法精通，朴宜中還評價其“開口吐冰雪，揮筆傾雲烟”<sup>14)</sup>(《送遼東使桑公》)，應知其談吐儒雅有涵養，落筆文章渾然而成。桑麟初到高麗就受到熱情接待和禮遇，并被夸贊英俊勇武，講究義氣，談吐高雅，文才斐然。這既因為地緣優勢對遼東使臣有極大親近感，又反映了高麗文臣十分欽慕文武兼備之人，正是這些文武之才守衛着大明的疆土。

上面除了有對明朝將領的贊美，高麗文人也對明朝派出的文臣大加夸贊。正如前面提到的出使明朝的張溥與周倬，高麗文人在贈詩中對兩人人品及學問嘖嘖稱贊，如：

使臣東下作清游，俱是當今第一流。(《乙丑九月，陪天使張學錄溥，周典簿倬登西京永明樓，次板上韻》)<sup>15)</sup>

中州有佳士，佩服仁與義。從容講唐虞，旦夕侍天子。(《乙丑九月，贈天使周倬》)<sup>16)</sup>

14) [韓] 朴宜中：《貞齋逸稿》卷八，載《韓國文集叢刊》第8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黨，1990年版，第510頁。

15) [韓] 鄭夢周：《圃隱集》卷二，載《韓國文集叢刊》第5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黨，1990年版，第585頁。

16) 同上，第585頁。

右文天子用儒賢，人物風流望似仙。（《送張學錄溥還朝》）<sup>17)</sup>

詞臣持使節，國俗慕華風。經術諸生服，才名一世雄。（《呈詔書使張學錄》）<sup>18)</sup>

高麗文人贈呈的詩歌中對張溥、周倬不吝贊美，認為他們學術造詣高，講究仁義，儒雅賢德，風流雅致，讓人莫不佩服。高麗文人因為接待的是上國官方使臣，難免詩中有些許奉承，但也並不是所有使臣都會得到夸贊。成俔的《慵齋叢話》中曾有關景泰初年倪謙出使的逸事，倪謙到朝鮮後不喜作詩，拜謁國王時曾作一首詩，“是時集賢儒士全盛見詩，哂之曰：‘真迂腐教官所作，可袒一肩而制之’”<sup>19)</sup>，當然隨後倪謙游漢江作的詩讓朝鮮儒士逐漸佩服，屈膝。可見，作為漢文修養很高的東國文士對漢詩具有很高的鑒別力，并能客觀坦誠的予以評價。明朝派往高麗和朝鮮王朝的使臣中往往有武將和很多宦官，但一般遇到重大外交事件還是善用文人，張溥、周倬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被委以重任。據(崇禎)《烏程縣志》卷五記載：張溥“以文學行誼征，授北平省簡，遷國子學錄。使朝鮮，得專對。復與宋濂為詩文交，累至文華殿大學士”，文种提到其與宋濂有詩文之交，宋濂作為“明初詩文三大家”<sup>20)</sup>之一，被朱元璋贊譽為“開國文臣之首”，張溥能與他詩文交往，必定文采非凡。《明太祖實錄》第一七七卷也有1386年三月“周倬為北平布政使司左參議”的記載。另清人徐沁《明畫錄》和明代朱謀壻《畫史會要》也記載相似內容如下“夏儀甫，吳興人。能詩，以孝行稱，隱居天目四十餘年，與張羽，劉佐，周倬，沈貫友善，吟咏唱酬。”可見，周倬和孝行高尚的夏儀甫及“北郭十友”之一的張羽相交往，還常交游唱和。周倬的品行和學識應該符合高麗文人的評價。

17) 同上，第586頁。

18) [韓] 李集：《遁村雜咏》，載《韓國文集叢刊》第3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黨，1990年版，第359頁。

19) 鄭健行，陳永明，吳淑鈿選編：《韓國詩話中論中國詩資料選粹》，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25頁。

20) 指的是宋濂，高啓和劉基三人。

### 2.3. 大明聲教之遠播

明朝建國之初，北元殘餘勢力仍威脅新政權的安全。高麗王朝為獲取最大利益採取“双重外交”政策，因此，兩國關係出現不少摩擦和挑戰。洪武五年(1372)五月，朱元璋派遣孫內侍賜高麗王彩緞紗羅，孫內侍遭殺害且被偽裝成自縊於松樹下；十一月，密直金義殺害明孳牧大使蔡斌，綁架明禮部主事林密投奔北元，高麗國內親元勢力猖獗，兩國關係也蒙上陰影。而如今伴隨王顥的去逝，明朝又重新冊封新王，開啓新的外交關係。從高麗文人和明朝使臣的詩歌酬唱中也可以窺探他們對明朝國家與政權的認識。

李穡作為高麗大臣和儒學大家在張溥、周倬兩位使臣離別之際，贈詩以送。詩雲：

#### 《送張學錄使還》

帝怜夷裔慕中華，特遣朝官爵命加。齋沐君臣迎舞蹈，扶携父老聚矜誇。  
鯨蛟日浴東臨海，雁塞雲橫北望沙。歸拜丹墀應獨對，三韓感德已無邪。<sup>21)</sup>

#### 《送周典簿使還》

先王決策嚮中原，繼志吾君久望恩。帝降五花臨北闕，天教萬葉作東藩。  
始終禮備幽明感，上下情欣晝夜喧。虎拜揚休祈永命，煩君持此獻金門。<sup>22)</sup>

李穡認為恭愍王擺脫蒙元而奉明朝為正朔是賢明決策，當今的君王仍然會繼承遺志對明稱臣。如今明太祖朱元璋遣使臣來加爵命是對高麗久慕中華的垂怜，明朝皇帝不同於元朝對高麗的掠奪壓榨，採取懷柔政策，將其視為“禮儀之邦”，納入“不征之國”，因此趙浚在《送大明周倬》中發出“聖主龍飛撫萬方，腥膻收盡德馨香”的盛贊。明使此次來高麗群臣齋沐迎接使臣來宣詔，深感“舉國被寵榮，萬物生光輝”(鄭夢周《乙丑九月贈天使周倬》)。同時，李穡也希望張溥、周倬歸國

21) [韓] 李穡：《牧隱詩稿》卷三四，載《韓國文集叢刊》第4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年版，第494頁。

22) 同上。

後能將這份感恩和拜謝代爲上達天庭。

另外，李崇仁在明朝使臣張學錄歸國之時，作有贈別詩。

《送張學錄使還京師》

韓邦傍海近蓬瀛，矯首時時望帝京。使介忽來傳詔命，君臣齊出拜恩榮。  
中原禮樂通夷俗，盛代文章屬老成。萬古虞書精一訓，君應持此佐升平。<sup>23)</sup>

作者認爲朝鮮和山東半島隔海相望，地緣相近，又因仰慕大明而時常翹望明都南京，使臣來傳詔是學國的榮幸，同時對張溥這種才華橫溢之臣寄予希望和忠告，以期其能精誠輔佐君王，共同開創明朝的盛世。

同樣，鄭夢周在《送周典簿倬還朝》中更直接表露出大明聲教遠播東溟，夷夏如今混同的觀念。

大明聲教暨東溟，藩國年年貢帝庭。天子遠頒新寵典，使臣來續舊圖經。  
鷄林樹葉心同赤，龍首山光眼共青。夷夏卽今歸混一，臨分不用涕頻零。<sup>24)</sup>

鄭夢周詩中的“續舊圖經”意指“宋朝的徐兢的書和畫，他曾經到高麗撰寫了記錄高麗風俗和制度的書《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在書裏也附有當年高麗情形的各種畫”<sup>25)</sup>，周倬繼續作爲兩國的友好使者而來，藩屬之國高麗將會恪守事大之心，促進兩國關係更好發展。如今夷夏混一，“山河萬國同文日，雨露三韓異姓王。”兩國關係的穩固，兩位使臣應“珍重此行須努力，好將功業更流芳。”(權近《代人送國子周典簿》)離別之際，都不需太感傷，如今一統天下，宗藩也可共享天平歲月。高麗文士鄭夢周也對明朝送上“三韓億載祝堯年”的良好祝願(鄭夢周《送張學錄溥還朝》)。

23) [韓] 李崇仁：《陶隱集》卷二，載《韓國文集叢刊》第6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年版，第563頁。

24) [韓] 鄭夢周：《圃隱集》卷二，載《韓國文集叢刊》第5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年版，第585頁。

25) 尹允鎮：《域外漢詩：論鄭夢周的漢詩與中國文學的關聯》，煙台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75頁。

## 2.4. 社會生活之安定

明初中朝關係復雜多變，爲了促進兩國關係的穩定和發展，不僅明朝常派使臣出使高麗，高麗王朝也向明朝不間斷的派遣明目繁多的使節團。明初，北元殘餘勢力控制着東北地區，使臣朝覲南京主要在山東登州登陸，而後經山東半島南下抵長江，達南京，返程也常由此經遼東半島回國。山東作爲使臣登陸的第一站，使臣眼中的山東便構成了他們對明代中國的最初印象，齊魯之地的自然社會環境及熱情好客的傳統給使臣留下深刻的印象。

首先，高麗使臣途經山東在紀行詩中描寫了山東人的生活狀態與社會環境。高麗文人鄭夢周的《赴南詩》中有一些相關記錄。

《石橋鋪，示陶鋪司》

園葵向日紅房拆，庭樹含風翠蓋搖。白髮鋪兵無一事，綠陰長日獨逍遙。<sup>26)</sup>

《山東老人》

婦去采桑男去耕，籬間炙背喜新晴。鬢毛幾閱經離亂，眠孔猶存見太平。  
小圃花開親灌溉，比鄰酒熟屢招迎。坐談八十年前事，童稚來聽耳共傾。<sup>27)</sup>

鄭夢周詩中提到白髮鋪兵無事可做，逍遙自在的場景，反映出山東社會的安寧與祥和。同時，鄭夢周還描繪了一幅男耕女作，鄰里相親，老少相依溫馨的農村圖景，作者通過詩歌表達了對山東美好的印象和勾勒出內心向往的理想生活。

其次，高麗使臣也喜歡與熱情好客的山東人交往，并吐露心中思鄉之情。洪武二十二年(1389)權近一行路經黃縣，遇到明軍欽差一起飲酒，并賦詩一首。

《宿黃縣龍山驛，逢欽差二人同飲》

長堤日落欲黃昏，馬首東故指縣門。漠漠綠楊孤館路，離離紅棗幾家村。

26) [韓] 鄭夢周：《圃隱集》卷一，載《韓國文集叢刊》第5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年版，第575頁。

27) 同上，第571頁。

山橫野外秋光秀，海近城隅夜氣渾。幸是相逢傾蓋舊，一燈談笑共壺尊。<sup>28)</sup>

這是作者歸途所作，思鄉心切，孤寂之情涌上心頭，眼中的柳樹，棗樹也充滿着孤寂與淒冷，但能遇到兩位舊相識欽差一起飲酒，暢談，孤寂的心情豁然而逝，這種異鄉遇故友是何等欣喜。高麗使臣遠離家鄉，疲於奔波，孤寂的心情不只是權近深有體會。鄭道傳在次韻詩《萊州城南驛，次監生宋尙忠詩韻》中流露出相似的感情，其詩有雲：

行人臨發更徘徊，心緒悠悠未易裁。家遠夢魂歸不得，客游笑口向誰開。  
秋風颯至中宵冷，月色相隨萬里來。才罷一尊南北阻，雲林慘淡忽生哀。<sup>29)</sup>

這是鄭道傳洪武二十三年出使經萊州掖縣所作的一首唱和詩。“宋尙忠”具體身份和原唱詩暫未查到，根據詩的內容可知他是明代最高學府國子監讀書的學生，鄭道傳因遠離家鄉思念親人而倍感哀傷，面對客人綻露笑容，內心深處却很痛楚，肩負重任而又思念家鄉的複雜心情交織一起，如今和宋監生訴說，并以此聊慰心情。

綜上可見，不管是高麗文人接待明朝而來的使臣，還是作為使臣出使明朝，高麗文人在與明朝人士的交往或觀察中體會到明朝儀制正統，政權穩固，人才濟濟，社會安寧，心中充滿諸多的仰慕和夸贊。

### 3. 中朝文人間詩文與詩畫交流中的彼此相交與認知

明初宗藩關係建立之後，中朝互派使臣開展外交活動。因高麗，朝鮮王朝對明

28) [韓] 權近：《陽村集》卷六，載《韓國文集叢刊》第7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黨，1990年版，第70頁。

29) [韓] 鄭道傳：《三峯集》卷一，載《韓國文集叢刊》第5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黨，1996年版，第319頁。

朝使臣的到來尤為重視，朝中重臣參與宴請接待，并以筆談進行詩文酬唱。明朝使臣從宗主國而來地位較高，往往起唱為主，高麗、朝鮮文臣本着以禮待賓之道往往和詩為主，當然，贈答雙方賓客更迭，互相唱和的情況也屢見不鮮。除此之外，兩國文人還進行互相為詩集題寫序文的活動，明朝使臣歸國之時常常還收到東國友人的大量贈詩。中朝文人互相唱和既有強烈的官方性質，內容雖不可避免有濃厚的歌功頌德色彩，但也兼有文學性，其中也不乏有意氣相投，真情相交者，高麗、朝鮮時期的文人有機會出使明朝還專門找尋和拜訪曾經的明使，反映出彼此交往之深。下面擷取高麗文人與明朝遼東使臣，明朝使臣國子學錄張溥，國子典簿周倬的詩文酬唱來進行集中考察，其原因為：其一遼東毗鄰朝鮮，承担着守疆衛國及處理朝鮮事務的重要角色，遼東使臣承载着頻繁而複雜的交流活動；明朝使臣國子學錄張溥，國子典簿周倬是兩批但幾乎同時出使高麗的使臣，與高麗文人的詩歌交流之盛可以說是洪武時期之最。其二，學界對兩次文學交流活動比稍後時期以《皇華集》為主展開的中朝人文交流酬唱活動的關注和研究少的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因此有必要對其價值進行認識和發掘。另外，兩國人士交流中也有作畫相贈，題寫或次韻題畫詩的交往形式，在此過程中體現了他們對文學藝術的理解及見證了兩國文人的友誼。

### 3.1. 海內存知己——譜寫交往之友誼

首先，洪武十八年(1385)桑麟出使高麗受到熱情招待，既有宴席上的觥籌交錯，又有彼此間的詩歌唱酬，中朝文人交往中結下深厚友誼。“我固愛佳士，一見如舊知。秋庭同翫月，山寺共吟詩。漸覺情好篤，胡為遽告歸。”“既荷辱清顧，况復贈佳篇”，“珍重新篇煩寄示，朗吟秋夜撫瑤琴。”描繪了高麗文臣陪桑麟一同賞秋月，登山寺，相互唱酬和接受明使佳篇的情形。從高麗文臣期待日後桑麟有佳作勿忘相寄贈的掛念，可知高麗文臣對桑麟詩作的喜愛，可惜的是據筆者掌握的材料還未發現桑麟的原唱詩和贈詩，只能從權近《次遼使詩韻》二首和鄭摠《送桑麟還遼東》大體推測出原唱為一首七言律詩，并極可能是一首抒情類詩歌。高麗文人和明朝使臣在短暫的交往中逐漸建立友誼，

從“一見如舊知”的相遇，近而“初筵坦率慚非禮，傾蓋從容寫此心”的心靈相交，到“臨分更握手，珍重莫相忘”的難舍難分，至最終“行止固有命，聚散皆由天。但愿誓金石，終始不變遷”的金石之約，書寫了中朝文人間友好交往的新篇章。

其次，高麗文臣和柔麟見面，不只是彼此相交，還憶及遼東其他使臣。李崇仁在贈詩送別柔麟之時提到：“若見程侯煩寄語，憶君長咏曉春寒。”此中程侯指的是同年(1385年)二月出使高麗的百戶程與，目的是追問北青州萬戶金得卿擊殺遼東官軍的原因，程與來後，禡王和林堅味、成林等高麗朝臣熱情設宴款待，并贈細布以示寬慰。《高麗史》卷一三五《辛禡傳》有相關記載“禡待與極厚，堅味、成林皆設宴私第，厚慰之，贈細布。”高麗朝廷和大臣在熱情接待的同時，把罪責推與金得卿，并在送往明朝的途中將其殺害，這也是兩國交往中一次摩擦事件。明初兩國關係復雜多變，中朝士人間的交往既有表面的奉承和尊崇，也有真心的交往和親近，李崇仁此刻見到遼東來的柔麟，還念念不忘讓其給程侯轉達思念之意，可見交往之真。當然人臣之間交往真誠與否，也取決於高麗文臣的政治態度和思想傾向。李崇仁作為高麗性理學儒宗李穡的弟子，深受家學及儒學思想影響，固守君臣倫理之義，這次與柔麟交往的高麗使臣多為親明派，又是碩學大儒，同樣秉持春秋大義，奉明朝為正朔，極盡事大至誠，因此在柔麟返明的贈詩送中既表達與其真誠交往和互為知己，也通過“生逢聲教東漸日”，“方今天子聖，陋邦沐恩私”傳達出對明朝教化和恩重東國的感激之情。

另外，除了上面提到的遼東使臣柔麟和程與出使高麗，同樣還有遼東都指揮葉旺，梅義出使高麗，并與鄭道傳等文士交往酬唱。對於兩人出使高麗的交往情況在此略過，僅集中考察兩人在明朝和鄭道傳的交流。

洪武十七年(1384)七月，鄭道傳作為書狀官和聖節使鄭夢周一起出使南京，途經遼東之時寫有《上遼東諸位大人書》一文。文中鄭道傳首先贊頌聖天子驅逐異類出塞外，功勞可與大禹治水和周公攘夷可比肩。接着寫道：“而其先後奔走之臣，疏附禦侮之士，賢以德能以才，智者騁謀，勇者效力，相與贊成

洪業。有若延安侯，靖寧侯，都督馬公，指揮葉公，梅公，尤所謂卓然者也。今者分天子東顧之憂，秉旄杖鉞，專制方面，惠以綏之，威以畏之。遠人慕義而自至，夷虜逃遁而喙息。其功在社稷，澤被生民。雖古名將相蕭、曹、管、葛未必過之也。”<sup>30)</sup>根據權近的注釋，鄭道傳提到的“延安侯”，“靖寧侯”是遼東都督，指揮；葉公，梅公就是當時明朝指揮使葉旺，梅義。鄭道傳認為他們為天子分憂，是賢能之才，有勇有謀，堪比蕭何等古代有名的將相，從而使得“夷虜逃遁而喙息”，可見鄭道傳十分痛恨蒙元，將他們看作夷狄，因此主張與明交好。早在洪武七年(1374)，恭愍王被洪倫弑殺後新王的繼承上，鄭道傳就和親元派權相李仁任議立辛禍發生分歧，“鄭道傳等親明派主張親明反元，既可以恢復中華正統，又可以借明王朝的勢力來打擊國內的親元勢力，穩固王權統治。”<sup>31)</sup>最終，高麗在親元派主導下與北元建立宗藩關係。第二年，迎接北元遣使商議夾攻大明問題上，鄭道傳冒着貶謫的危險又堅決予以反對。《上遼東諸位大人書》一文強烈表明了其心志：“我小邦僻居東海之隅，世講事之大禮。朝聘往來，史不絕書。及原(元)失其政，皇明代德，我先王審知天命人心之所在，率先諸國，奉表歸附，萬世子孫，愿為臣妾。天子嘉之。”鄭道傳恪守春秋大義，事大至誠之心足以讓人動容。

### 3.2. 天涯若比鄰——續寫海外之情深

洪武十八年(1385)，張溥和周倬等明朝使臣出使高麗王朝，高麗和明朝宗藩關係更進一步確立，可謂此次出使意義重大。張溥、周倬至高麗後，高麗的館伴及伴送等文臣儒士李穡(1328~1396)，鄭夢周，鄭道傳，李崇仁，權近，李集(1327~1387)，趙浚(1346~1405)，鄭摠多有唱和、贈詩，並相互為詩文集作序，下表集中梳理了高麗人士對明使的贈別及酬唱詩題。

30) [韓] 鄭道傳：《三峯集》，載《韓國文集叢刊》第5卷，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年版，第330、331頁。

31) 白丹：《朝鮮開國功臣——鄭道傳研究》，內蒙古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第9頁。

表一：洪武十八年朝鮮文士贈酬明使詩歌及互題序文一覽表

明使姓名及官職	出使緣由	朝鮮館伴, 伴送	酬贈詩題	詩文出處	題序名
張溥：國子學錄	冊封王禡為高麗國王	李穡	送張學錄溥使還	《牧隱詩稿》 卷三十四	張溥 《題三峯詩集丁卯》
		鄭夢周	① 乙丑九月，陪天使張學錄溥，周典簿倬登西京永明樓，次板上韻； ② 洪武乙丑九月，七站馬上，次江南使張壽詩韻 ③ 送張學錄溥還朝	《圃隱集》 卷二	
張溥：國子學錄	冊封王禡為高麗國王	鄭道傳	太平館席上，次國子學錄張先生溥韻	《三峯集》 卷二	張溥 《題三峯詩集丁卯》
		李崇仁	送張學錄使還京師	《陶隱集》 卷二	
		權近	送詔書使國子學錄張使還	《陽村集》 卷四	
		鄭摠	贈國子學錄張先生溥使還	《復齋集》	
		李集	呈詔書使張學錄	《遁村雜咏》	
周倬：國子典簿	賜王顯謐恭愍	李穡	送周典簿使還	《牧隱詩藁》 卷三十四	① 權近 《送國子典簿周先生倬使還詩序》 ② 周倬 《鄭三峯詩文集序》 ③ 周倬 《陶隱先生詩集序》
		鄭夢周	① 乙丑九月，陪天使張學錄溥，周典簿倬登西京永明樓，次板上韻 ② 乙丑九月，贈天使周倬 ③ 送周典簿倬還朝	《圃隱集》 卷二	
		鄭道傳	① 送國子典簿周先生還京 ② 伏蒙國子典簿周先生倬惠筆，謹賦五言八句為謝 ③ 宣仁館席上，次韻錄呈國子典簿周先生倬	《三峯集》 卷一，二	
		趙浚	送大明使周倬	《松堂集》 卷二	
		權近	① 代人送浩命使國子典簿周卓(倬)使還 ② 代人送國子周典簿卓(倬)	《陽村集》 卷四	
		李集	呈浩命使周典簿	《遁村雜咏》	

從上表看出，高麗衆多人士參與到明朝使臣的接待和詩歌酬唱之中，并留下大量詩作；除此之外，兩國文人也有互相題寫序文的事情，充分展現了文人之間交往感情的深厚。下面具體考察一下相關交流情況。

明朝使臣張溥、周倬出使高麗，停留時間雖不是很長，但高麗文士關心備至，陪同游覽祖國河山，進行詩歌酬唱，可謂“日日接高論，亶亶窮玄微”。相互交往後發出“傾蓋一相見，情親如舊知”（鄭夢周《乙丑九月，贈天使周倬》）的感慨，同時也希望離別之後能保持“他年幸相憶，書札寄飛鴻”（李集《呈詔書使張學錄》）的往來，讓這種友誼不斷延續和加深。這既是一種文人間的期待，更是一種心意的相通，這在李崇仁和兩位使臣的交往中得到充分展現。

李崇仁在與張溥、周倬逗留高麗之時有密切交往，并請張溥、周倬為其的詩文集《陶隱集》題寫序文。洪武十八年(1385)九月，周倬在寫的序文中提到李崇仁位居宰輔，愛讀書，涵咏性情發為詩，交代了兩人相見後“握手論心，若平生契。第恨相見之晚也”的心意相交。周倬在讀完李崇仁的詩作後給予“其辭皆華而不浮，質而不俚。發奇麗於和平之中，寓优柔於嚴整之外。且忠君、愛國、隆師、親友之意，溢於言表。”的評價，稱贊李崇仁文辭華而有實，奇麗且平和，优柔嚴整俱在，詩文充滿了忠君愛國之情和隆師親友之意，認為其的確具備了優秀詩人的素質。同年十月，張溥也為其作了一篇署名為“前文華殿大學士吳興”的序言，其中對李崇仁評價道：“愛其吐辭精確於渾成之中，命意深遠於雅淡之際。往往絕類唐人。視彼之霑丐膏澤，規規摹仿者，不可同日而語矣。”<sup>32)</sup>張溥對李崇仁遣詞與立意給了很高評價，有唐人作詩之風。尤其“吐辭精確”的是對李崇仁精準的評價，這也與崔筮的“牧隱之文，陶隱之詩，吾東方第一家首也”的評論相吻合，後期國家的很多辭章都是出自李崇仁之手，其還受到過朱元璋“表辭精切”的高度贊譽。

根據序文可知，李崇仁和兩位使臣交往之深，友情之厚。當張溥、周倬要返回明朝之時，李崇仁依依不捨，并寫下飽含深情的送別詩《送張學錄使還京師》。

32) [韓] 李崇仁：《陶隱集》卷二，載《韓國文集叢刊》第6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年版，第521頁。

等兩位明使歸國後第二年，李崇仁便以賀正使得身份來明朝。因為李崇仁在國內已經與張溥、周倬結下深厚友誼，出使中國仍舊惦念着兩位友人。只不過可惜的是李崇仁到達揚州後，通過江都史知縣得知張溥已經去世，內心十分悲傷，作《將赴都也，宿揚州之廣陵驛。見江都史知縣，知張伯淵先生下世，悵然有作》來悼念，“歲莫仍爲客，今朝又哭君。一言曾刮目，千里共論文。契闊情何限，幽明理已分。鷄籠山下路，有笛豈堪聞。”<sup>33)</sup> 李崇仁本來懷着期待的心情與友人相聚，談心論學，而如今成了陰陽兩隔，感到內心無比惋惜和悲痛。

另外，李崇仁在高麗時曾在周雲章的寓所松京宣仁館賦詩交流，並建立了深厚友誼，他這次出使南京也多未忘記故友，並有懷念詩作《龍江舟中，有懷北平周參政明倬，字雲章》：

昔與周雲章，情親重骨肉。把酒賞幽芳，論文剪紅燭。  
相逢共恨晚，歸期何太促。一別各西東，三載抱荼毒。  
自我初斲命，謂言當刮目。人事喜蹉跎，宦途苦遼邈。  
持節燕山陲，繫舟龍江曲。懷哉不可見，日暮烟波綠<sup>34)</sup>

作者回憶了往昔兩人把酒賞花吟詩，通宵達旦交流學文，並感慨相聚之日太短，分別之後就各奔東西，抒發了依依惜別之情。可見，李崇仁與周倬交情甚篤，互爲知己。

綜上可知，張溥、周倬此次出使高麗，受到高麗人的熱情接待，既有君王的宴請接待，又有館伴及伴送的陪侍觀光，詩歌贈別“雙方以中國古代文體爲載體進行的交流本身即是明朝聲教遠播的證明，而朝鮮文臣則把這種交流作爲他們事大至誠的一個重要體現”<sup>35)</sup>。事實上，張溥、周倬在出使高麗時也有很多不和諧音符，甚至出現多次惱怒之事。洪武三年(1370)朝天宮道士徐師昊出使朝鮮祭祀山川，載碑石立於城南會賓門外陽陵井，禍王因“蓋以立碑，兵革不息，水旱相仍故”<sup>36)</sup>爲

33) 同上，第554頁。

34) 同上，第531頁。

35) 杜慧月：《明代文臣出使朝鮮與〈皇華集〉》，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3頁。

由令人推倒，張溥本次出使也十分關心所立之碑，并讓重新再立，這顯然是對高麗藐視皇權做法的些許不滿。而後恭愍王祭禮中發生的事情，更引起了周倬等使臣的惱火。周倬和雜英等禱王冊封完後行恭愍王賜諡的祭禮，祭祀需要膳肉作貢品，但密值副使具鴻擱置廚房并未直接呈上，周倬因此而惱怒，并言其有違禮儀應當處死。不僅如此，還有一件事情讓使臣對禱王也有不滿情緒，明朝使臣回程國王常參加餞行宴，但張溥的餞行宴上禱王未到，張溥有些惱火，幸而在廉興邦的臨機應變之下禱王得以及時參加餞行宴。可見，由於國家關係，禮儀風俗和認知差異導致兩國在交往中摩擦頻發，只不過宗藩關係和朝貢體制總秩序未變，這次的出使也以圓滿畫上句號。据《高麗史》<sup>37)</sup>記載，兩人臨返回明朝之際，高麗國王贈送白金、苧麻、布衣服、鞍馬等，但均被兩人拒絕，“唯受朝臣贈行詩”，這和早期出使的俛斯與徐師昊行為如出一轍，可見張溥、周倬也是品節高尚的文士，不視財物為重，將高麗文士贈送的飽含深情的詩歌當作珍寶，文人相交，莫過於此，權近還曾為贈別詩集寫了序。明朝使臣出行高麗期間雖有一些摩擦和不愉快，但在文學交流中加深了彼此的了解，收獲了難得的友誼，也充分認識到高麗文臣長期受中華文化的熏陶，擁有較高的文學修養和道德情操，并發出“東方有人矣”的感嘆，從而客觀上加深了兩國人士的互相認知。

### 3.3. 題詩與贈畫——展現才情與友情

明朝初期中朝人士交流中詩歌酬唱，請序題跋是常見的交流方式，題扇詩雖有，但是作畫相贈，書寫題畫詩則較少，但其作為文人交往的一種方式同樣展示了文人的才情，見證了友誼的建立過程，例証了中朝文化藝術的相通性。

鄭夢周作為高麗文臣多次出使明朝，其紀行詩集《赴南詩》中除了《題遼東龐鎮撫扇》這種形式的詩歌交流之外，也有一首記錄其作畫的詩《金州韋指揮宅畫鷹走筆》，其詩雲：

36) [韓] 鄭淵麟等著：《高麗史·列傳》卷一三五，辛禱九年九月條。

37) [韓] 鄭淵麟等著：《高麗史·列傳》卷一三五，辛禱十一年九月條。

坐客咨嗟看畫鷹，風霜滿壁欲揚翎。君王羽獵鐘山下，賤介何時獻海青。<sup>38)</sup>

作者在金州韋指揮宅中瀟灑揮筆畫就一只將欲揚翎的雄鷹，引來衆多的客人圍觀，并嘖嘖贊嘆。鄭夢周能在異國場合展示自己的繪畫才能，必定有充足的自信，同時也高揚國家的實力，實踐着“東國有人”的理想。“賤介何時獻海青”是作者施以自謙的語氣，自信的態度表明事大的立場，祈愿明朝的發展如雄鷹般翱翔萬里。

同樣權近使行明朝，路經北平，進見燕王之時，被典儀所官見到，受邀爲明朝著名畫家戴進(1457-1464年)的畫作《關山行旅圖》題詩，權近作《典儀所官張公請題燕山老人關山行旅圖》記之，其詩雲：

縹渺關山裡，行行路自通。少年游歷處，晚歲畫圖中。  
野店經春雨，江船避晚風。故來古勝境，黃髮伴田翁。  
旅館看圖畫，江山興自濃。雲深埋水石，地古長杉松。  
未解河舟纜，猶聞岳寺鐘。遲遲驢背客，政是愛三峯。<sup>39)</sup>

詩題下面有權近的自注：周參政倬使還詩，仆爲序。故知仆爲儒請之，不得辭。此處提及的周倬爲1385年明朝派往朝鮮的誥使，本文前面以多次提及。周倬出使之前曾爲“北平布政使司左參議”，回國後仍担任此職務，權近曾爲其使還詩寫序《送國子典簿周先生倬使還詩序》。典儀所官應聽周倬提起過此事，并對東國文人權近的詩才極爲肯定，所以才請其爲名貴的畫作寫題畫詩。權近詩中描繪了村落中的茅屋，孩子相伴老人，深山藏古寺和躑躅而行的驢子等典型物象。結合李思齊編纂的《中國明清繪畫鑒賞》書中對本畫的鑒賞評價“一隊馱運的驢馬和行旅從橋上正在進入畫面，溪流環繞着山間客棧，客房層層相疊，人居龐雜，衆人聚飲，犬吠鷄鳴。表現出了山村客棧的生活。”<sup>40)</sup>，對比可知，權近不僅具有詩才，對畫也有高

38) [韓] 鄭夢周：《圃隱集》卷一，載《韓國文集叢刊》第5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年版，第575頁。

39) [韓] 權近：《陽村集》卷六，載《韓國文集叢刊》第7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年版，第63頁。

40) 李思齊編著：《中國明清繪畫鑒賞》，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2頁。

超的鑒賞水平，權近對畫作同樣運用寫意的手法，結合自己的“野店經春雨”“猶聞岳寺鐘”的想象與闡釋，勾勒出一幅動靜相宜的栩栩如生的行旅圖。

權近不止一次鑒賞畫作與題詩，建文三年(1401)二月，明朝派禮部主事陸顛、鴻臚寺行人林士英來朝鮮宣詔，陸顛(字伯瞻)畫有《江楓釣叟圖》并書“江風木落影蕭疎，山帶秋容入畫圖。有客釣魚人不識，漢家何處覓狂奴？”<sup>41)</sup>，權近同樣也做了題畫詩，以“姜太公釣魚”之事贊揚姜尚仁術治民之事，其詩《題伯瞻釣叟圖》雲：

槎牙老幹幾經春，白髮漁人隱海濱。會見熊羆終入獵，好將仁術濟斯民。<sup>42)</sup>

第二天，權近又作次韻詩《昨見釣叟圖，作太公賦之。及觀佳作，乃賦子陵也。故又次韻，以太公壓子陵》：

真釣求魚計不疎，時來牧野展雄圖。客星謾向桐江隱，加腹依然是僕奴。<sup>43)</sup>

權近應該是回去後腦海中不斷浮現伯瞻的畫作，并對關於東漢嚴子陵隱居垂釣的原題畫詩反復吟頌琢磨，因此，第二天便急不可待作次韻詩。從兩首詩中可以感知，權近更傾向於儒家提倡的經世思想，以自己的德行和才能輔佐君王，治理國家，一心為民。陸顛和權近在詩畫交往中覺得知音，因此贈送一幅《梧竹圖》，權近作《謝伯瞻梧竹圖》一詩來表達謝意。據徐沁《明畫錄》記載：“陸顛，興化人。工詩，精書法，官禮部員外郎。善畫人物，精采奕奕，時稱三絕”<sup>44)</sup>。揚州出身的陸顛雖然不是進士出身，但擅長詩文作畫，權近能與之交流，既有題畫詩，又有近十首次韻，見贈詩，可見詩畫之才兼具。兩國文人通過詩畫的交流加深了彼此的理解。

41) 《朝鮮王朝實錄》，《太宗實錄》卷一，太宗1年辛巳，2月14日癸卯。

42) [韓] 權近：《陽村集》卷九，載《韓國文集叢刊》第7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年版，第99頁。

43) 同上。

44) 徐沁著：《明畫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5頁。

## 4. 朝鮮使臣與明朝人士交流中對中國儒釋道思想的認知

儒釋道思想作為中國的傳統思想在每個朝代的地位和影響不盡相同，“朱元璋治道崇儒術，而兼取佛，道”<sup>45)</sup>這種三教論思想使得明朝的思想更呈現出一種融合與相對開放性，朝鮮作為“禮儀之邦”對中國儒釋道的接受更具有選擇性與民族性。高麗、朝鮮使臣出使明朝與僧侶儒士交往及目睹當地登萊之地的仙道文化後，紀行詩文中展現的態度從一個側面也反映出了朝鮮文人的自我思想觀念與朝鮮民族對中國傳統思想的接受情況。

### 4.1. 仙道文化的認識與批判

明初高麗、朝鮮使臣出使中國，山東是必經之地。山東半島仙道文化盛行，《史記》中的“封禪書”，“秦始皇本紀”中記載渤海中有三神山的傳說，其中一個就是蓬萊。蓬萊逐漸成爲一個神仙的象徵符號，道教的產生使得將虛幻的神仙含蘊和現實地理范疇相結合，因此，提到蓬萊就會讓人聯想到神仙文化和道教仙術。登州蓬萊最負盛名的歷史遺迹就是建自宋朝嘉祐年間蓬萊閣，宋代大文豪蘇軾登蓬萊閣也留下名作《海市詩》。綜其兩者因素，很多明朝文士也慕名而來吟詠留詩，朝鮮使臣因對中國典籍及文化的熟知，同樣登臨蓬萊閣留下詩篇。其中朝鮮使臣李稷和明朝人士章寺丞在此還留有詩歌唱和之作，由兩人的詩歌酬唱既可以窺探兩人的交往之情，又能了解朝鮮使臣對道教文化的認知和態度。

建文三年(1401年)，朝鮮使臣李稷作爲謝恩使第二次出使明朝，回國時明太祖朱元璋遣通政寺丞章謹，文淵閣待詔端木禮，攜帶誥命和印章出使朝鮮，正好與李稷相伴而行。李稷的《次章寺丞辭京詩韻》中交代“同陸主事，林行人赴京謝恩，特蒙寵賜。又冊承帝命，同通政寺丞章謹，文淵閣待詔端木禮奉誥命印章回還。自開國以來初受命，故華人亦皆榮之，沿途州若衛，皆設宴以享使臣，命也。章，端公沿途賦詩。皆次其韻。”李稷和章寺丞一起游覽蓬萊閣的唱和詩作僅留下李

45) 羅宗強：《明代文學思想史》(上)，中華書局，2019年，第7頁。

稷的詩《次章寺丞韻》，其詩曰：

千年往事入漁歌，一點之罌壓海波。欲望仙山迷道路，獨留飛閣近星河。  
徐生肯採瀛洲草，秦帝徒聞水壑荷。尙想當年枉行幸，至今遺跡警人多。<sup>46)</sup>

詩中交代了蓬萊閣具有千年的悠久歷史和美麗的傳說，秦始皇爲了尋求長生不老的仙藥，派徐福去海上找仙山，采仙藥，徐福去找“瀛洲草”未果，踪迹全無。秦始皇迷惑於仙山被海中的冰荷載漂游不定的說法，而後建高聳入雲可遠眺三神山的蓬萊閣。作者認爲秦始皇到登州浪費了人力財力，最後死在回程路上，值得警醒和引以爲戒。言外之意作爲一國之君，應爲江山社稷嘔心瀝血，不應傾心神仙方術，長生不老之事，最後却丟了性命和社稷。李稷因爲和明使同行，除此之外還有諸如《奉次章天使詩韻》《辭京》等詩歌，可謂一路交流與酬唱，正如金宗直在《亨齋先生詩集序》中評論“嘗再奉使於皇朝，抵燕薊，涉江淮，與聞人陸顛，章謹輩唱和。其都邑河山之巨麗，禮樂文物之融侈，收拾涵蓄，以盡天下之大觀。達者而工於詩，先生亦其人也。”<sup>47)</sup> 他們唱酬內容涉及巨麗山河與禮樂文物，因此，李稷加深了對中國的了解和與明使的情感。

對蓬萊仙閣，八仙渡海，秦始皇尋找仙藥，安期生羽化成仙之事，路經山東半島早期衆多高麗使臣也有記載。鄭夢周路經日照寫有悟道之詩作《天台山安期祠》，其詩曰“飢餐紫霞渴飲露，無思無爲神自渡。朝采仙藥暮煉丹，不吐不納登仙去。”<sup>48)</sup> 天台山位於離蓬萊不十分遙遠的日照市，傳說爲秦漢時期燕齊方士安期生羽化登仙之地。詩中作者流露出想超脫塵世的遐想，這也與其所處的高麗末期的政治環境有關。高麗末期政治動蕩，君王更換頻繁，親元親明政治派別爭鬥不斷，李成桂父子勢力日增并懷謀國之心，鄭夢周爲國家社稷優思重重，反倒想找清淨之地忘記

46) [韓] 李稷：《亨齋詩集》卷三，載《韓國文集叢刊》第7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年版，第545頁。

47) [韓] 金宗直：《佔畢齋集》卷一，載《韓國文集叢刊》第12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88年版，第405頁。

48) 袁墨香：《高麗使節鄭夢周到訪山東日照小考》，文教資料，2015，第75頁。

現實的苦悶。鄭夢周到達登州上蓬萊閣吟咏《蓬萊閣》“採藥未還滄海深，秦皇東望此登臨。徐生詐計非難悟，自是君王有欲心。”<sup>49)</sup>也更多借秦始皇東尋和徐福詐計尋藥之事來告誡作為君王也不要利欲熏心，否者就會被蒙蔽心智和双眼。

使臣到登州留下涉及秦始皇求仙，尋藥內容詩作，除了鄭夢周的詩外還有李崇仁的《沙門島懷古》，其後兩句“舌古之罌一點山，鴉鬢側影滄波間。祖龍遺跡復誰記，石刻剝落苔紋斑。”<sup>50)</sup>的詩中充滿了對祖龍秦始皇為宣揚文治之功刻碑留念，但遺跡早已蕩然無存的諷刺與批判。另外，權近出使返回途中經登州也留下不少此類詩作，《宿登州蓬萊驛，咏懷古迹四絕》前三絕如下：

- (1) 蕩蕩陶唐乃聖神，授時賓日最勤民。信知帝德如天大，賜谷和均四海春。
- (2) 祖龍鞭石竟無功，誰見神山不死翁。三十五年真一瞥，終教鮑臭滿車中。
- (3) 方士紛紛競騁邪，漢皇何不鑿秦家？武陵異日生秋草，萬里空祠萬里沙。<sup>51)</sup>

作者第一首詩主要歌頌堯帝的勤政為民，智慧廣博，澤被天下的高尚品德；第二首諷刺了秦始皇對神仙不死之術的熱衷，兼對朝代速亡的悲嘆；最後一首對曾經開創盛世而有作為的漢武帝蓬萊求仙的批判，以及對秦朝沒有車鑿的惋惜；權近并在《登蓬萊閣》詩文中發出“秦漢到頭何事業，白雲千載使人愁”<sup>52)</sup>的感慨。這些詩歌為咏懷之作，可以看出其作為崇儒斥佛道之士對歷史興亡的總結。

綜上，高麗、朝鮮使臣在詩歌中絕少對蓬萊仙道文化進行稱贊，更多是借史抒懷予以批判。根據蔡啓倫等選注的《蓬萊閣詩文選注》中收錄中國歷代描寫蓬萊閣的詩154首，文21篇，其中只有5首詩涉及對求仙長生的否定<sup>53)</sup>。在中國，蓬萊是文

49) [韓] 鄭夢周：《圃隱集》卷一，載《韓國文集叢刊》第5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年版，第575頁。

50) [韓] 李崇仁：《陶隱集》卷三，載《韓國文集叢刊》第6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年版，第583頁。

51) [韓] 權近：《陽村集》卷六，載《韓國文集叢刊》第7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年版，第70頁。

52) 同上，第71頁。

53) 王志民，劉煥陽主編：《蓬萊仙道文化與中國古代文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0頁。

人向往的仙境之地和神仙世界，很多詩歌中描繪了對這種長生久視的歌咏和追求。中國文人所表現更多是一種具有浪漫幻想與追求的理想仙境，東國文人與中國傳統文士的觀點大不相同。不僅如此，明初高麗使臣與前代新羅漢文學的鼻祖崔致遠的關注視角也不盡相同。崔致遠被認為是道教的傳播人，其路過山東半島還留下關於蓬萊和道家情懷的駢文《蓬萊山圖一面》及詩歌《石峯》，前者是崔致遠對半島濃厚道教文化氛圍的描寫，後者“靜想蓬萊只如此，應當月夜會群仙”<sup>54</sup>是在膠州大珠山表露出具有“道家意趣和情趣的詩文，反映出崔致遠對山東半島深厚道教傳統文化的敬意”<sup>55</sup>。高麗、朝鮮使臣因觀點和視角的不同，關注的不僅是仙道文化本身的內涵，而是在中國歷史文化語境下，結合自身的處境及思想觀念，對秦皇漢武求仙行爲的批判，更具有特殊的指涉意義。他們以一種儒家思想觀審視這種行爲，認為作爲一國之君應該做到賢德愛民，勤政治國，不應該追求虛幻無妄的私欲，這也充分體現了文人儒士作爲臣子的忠義之心。

#### 4.2. 儒家思想的推崇與斥佛態度的流露

鄭夢周作爲高麗文臣儒士，他不僅多次參與明朝使臣出使高麗的接待和詩歌酬唱活動，并三次成功出使明都南京。鄭夢周廣泛結交文臣武官，文人秀才，僧人等各階層人士，還對山東老人，江南女子，征婦等各色人物有所關注。《圃隱先生集》中涉及鄭夢周贈酬明朝使臣的詩約17首，出使明朝時描寫，交往或酬贈中國人士的詩歌也約有15首。鄭夢周熟讀中國文化典籍，精通儒學，易學，對佛道思想也有很深的了解和見地，在與明朝人士的交往詩歌中暗含或表露出其對儒佛思想的想法和立場，下面選取幾例略作分析。

##### (1) 鄭夢周對儒士的敬重及儒家節義的堅守

首先，鄭夢周結識明代學官徐教諭，一見如故。洪武十九年(1386)，鄭夢周路經

54) 崔致遠：《桂苑筆耕集》卷二十，《韓國文集叢刊》第1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年版，第126頁。

55) 劉鳳鳴著：《山東半島與東方海上絲綢之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2頁。

萊州膠水縣(今青島市下轄的平度市)結識徐宣,并作有《膠水縣,別教諭徐宣》,其詩曰:

萬邦同軌日,聖主右文時。邂逅逢佳士,懽欣似舊知。  
鳳儀傾後輩,經術即吾師。遠大宜相勉,何須惜別離。<sup>56)</sup>

教諭是掌管縣里教育的最高官員。明朝縣里設有“縣儒學”,有教諭學官,多為舉人或貢生。鄭夢周能在萊州遇到專管教育的官員徐宣,內心自然欣喜無比,鄭夢周在39歲(1376年)之時已是成均館大司成,并主講“四書”等儒學經典,可以說是一位師者。同時,根據《高麗史·列傳》記載其“內建五部學堂,外設鄉校,以興儒術”<sup>57)</sup>可知其為一位儒學教育籌劃管理者,所以兩人雖是偶遇,但一見如故。鄭夢周詩中贊揚明朝建立使萬邦同軌的功業,又稱贊徐教諭值得後輩仰慕的風度和儀表,并表明其豐富的儒學,經學知識是自己的老師。作者此等評價既基於兩人偶遇後展開的深入交流,也反映出其對儒家文化的敬仰,以及對明朝重視傳承儒家文化的高度認同。鄭夢周飽覽中國典籍,對性理學研究精深,據《高麗史·列傳》記載“時至經書至東方者,唯朱子集注耳,夢周講說,發越超出人意,聞者頗疑,及得胡炳文《四書通》,無不吻合,諸儒尤加嘆服”<sup>58)</sup>。可見,其對儒家經典掌握之精深,也是“慕華”思想的源泉。鄭夢周對徐宣提出“遠大宜相勉”,是因為如今四海一家,夷夏混一,都肩負着發揚儒家傳統文化,振興儒學的重任。鄭夢周遇到有人品和學識的教諭因有共同信仰心靈契合結下友誼。

其次,鄭夢周遇到聖人之後孔主事,表現出更加渴望交往之意。有《贈孔主事》詩為証。

聖門千載見雲仍,一聽微言為服膺。別後何忘寄書札,況蒙厚意惠溪藤。

56) [韓] 鄭夢周:《圃隱集》卷一,載《韓國文集叢刊》第5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年版,第569頁。

57) [韓] 鄭趾麟等著:《高麗史·列傳》卷117,鄭夢周第13條。

58) 同上,鄭夢周第1條。

曾作南宮錦帳郎，藥溝臨水構茅堂。聖朝每下徵賢詔，他日尋君鴛鴦行。<sup>59)</sup>

作者對孔主事有簡單的介紹，其名觀，字清伯，是台州人。作者和護送自己的武官孔主事相伴而行，多有交流，“一聽微言爲服膺”表達了對孔主事才學的欽佩，離別後仍要書信往來。可見，鄭夢周對與孔主事分別的依依不舍和崇儒重道的孜孜以求。

另外，鄭夢周在與明朝人士的交往和親身的體驗中，發現明朝正在恢復儒教傳統，流露出無比的欣喜和仰慕之情。《龍山驛》中“列俎供珍饈，高床設累茵。誰言爲客苦，不及在家貧”<sup>60)</sup>是作者對山東人民“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好客之舉的感動。《戲贈偕行少年》中“今日周南王化近，行人切莫錯回頭”<sup>61)</sup>和《旅順驛呈管驛馬鎮撫》“賤介往來王化裏，高朋談笑客途中”<sup>62)</sup>是作者觀察體悟明朝聖君的文治和以自謙的態度來受王化的洗禮。《漂母塚》“漂母高風我所歎，道經遺塚爲傷心。莫言不受王孫報，千古芳名直幾金。”<sup>63)</sup>中作者表達了對漂母授食而不求韓信回報高風亮節的欽佩。

鄭夢周不僅崇尚儒家思想，更用行動和生命來踐行儒家忠義精神。鄭夢周路過山東半島曾留下咏史詩作《田橫島》，詩雲：

五百人爭爲殺身，田橫高義感千春。當時失地夫何責，大漢寬仁得萬民。<sup>64)</sup>

詩中作者明顯表露出對忠烈節義之士的崇敬和仰慕，也可以看作是其自己的內心寫照和一生踐行的信念，這通過《勿迎元使疏》和《丹心歌》可以得到進一步確認。明朝建立之初，高麗王接受冊封，建立宗藩關係。洪武八年(1375)北元遣

59) [韓] 鄭夢周：《圃隱集》卷一，載《韓國文集叢刊》第5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年版，第575頁。

60) 同上，第569頁。

61) 同上，第572頁。

62) 同上，第575頁。

63) 同上，第571頁。

64) 同上，第575頁。

使賜詔，李仁任，池滄等主張迎來使，而鄭夢周連同其他大臣上《請勿迎元使疏》，其認為“自我太祖起於唐季，禮事中國，其事之也……大明龍興，奄有四海，我上昇王灼知天命，奉表稱臣……國家若禮待其使而送之，則是舉國臣民，無其實而自蒙大逆之名。”<sup>65)</sup>可見，鄭夢周恪守春秋大義，誠心事大，絕無二心。因此，當高麗朝末年搖搖欲墜，李成柱新興政權得勢而興，李芳遠曾有意拉攏鄭夢周，但是鄭夢周明知高麗氣數已盡及人心向背，仍“不事二君”，忠於舊朝，并作“此身死了死了，一百番更死了。白骨爲塵土，魂魄有也無。向主一片丹心，寧有改理也？”進行嚴詞拒絕，用鮮血染紅善竹橋，用生命踐行忠節意識與義理精神，這種爲高麗的節義而獻身的精神和自身秉持的性理學思想相吻合。

## (2) 鄭夢周對佛教的了熟及斥佛態度的表露

鄭夢周雖爲東方性理學鼻祖，担任成均館大司成，但并未對佛教完全漠視或排斥，其在國內與智居山住持覺罔，白岩寺白岩僧，圓証國師等衆多僧侶結交，即使爲了解決倭寇問題出使日本之時，還與日本僧人洪長老成爲肝胆相照的朋友。同樣，鄭夢周出使明朝也曾與宗泐禪師交往，并有贈詩《多景樓贈季潭》：

欲展平生氣浩然，須來甘露寺樓前。甕城畫角斜陽裏，瓜浦歸帆細雨邊。  
古鏡尙留梁歲月，高軒直壓楚山川。登臨半日逢僧話，忘却東韓路八千。<sup>66)</sup>

根据史料可知，宗泐(1318—1391)是明代臨濟宗僧人，字季潭，浙江臨海人，精通諸子百家，善詩，工書，著有《全室外集》等。洪武四年(1371)，明太祖召天下高僧有學行者，宗泐奉詔而至，太祖命其住天界寺，主管善世院事務。當時人稱贊其“於內聖外王之略，無不畢備”，“信爲十方禪林之領袖，而與古德同道同倫者”。因明太祖贊賞其博學通儒，常稱之爲“泐秀才”。<sup>67)</sup>可知，鄭夢周結交了一個

65) [韓] 鄭夢周：《圃隱集》卷三，載《韓國文集叢刊》第5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年版，第600頁。

66) [韓] 鄭夢周：《圃隱集》卷一，載《韓國文集叢刊》第5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年版，第580頁。

中國的高僧。本詩中多景樓位於長江邊岸上城市鎮江北固山中的甘露寺，宗泐的《全室外集》卷五也有記載的創作的《登多景樓》一詩：“水際一峯出，飛樓倚沆寥。烟雲連北土，風物見南朝。山勢臨淮盡，江聲入海消。偶來閑眺客，凭欄興偏饒。”但沒有關於與鄭夢周的唱和或贈答詩。早於鄭夢周的高麗文人李齊賢也曾經登臨多景樓，並留下了和中國文人權一齋的交游詩《多景樓陪權一齋用古人韻同賦》，而鄭夢周與宗泐在此交往，也重新續寫着中朝文人友好交流的新篇章。1373年鄭夢周曾和金若齋返程時一起登臨，這從鄭夢周《楊子渡，望北固山悼金若齋》詩題下自注“洪武癸丑(1373)，與先生同登北固山多景樓”可以得到証實，應該這次其與宗泐相遇。鄭夢周詩中描繪了多景樓周邊優美的風景，登臨可展胸中浩然之氣，而後又提到多景樓的久遠過往和不凡歷史，整首詩也豪邁，雅健，充滿不凡氣象。最後一句“登臨半日逢僧話，忘却東韓路八千。”可知，鄭夢周全部沉浸在和季潭交流之中，忘却了一路的風塵辛苦，心有超出凡塵之感。兩人交流的具體內容不得而知，鄭夢周作為東國性理學大師，季潭作為明初佛教界享有盛譽的領袖，鄭夢周能陶醉其中，肯定兩人涉及深層次的思想交流，并被季潭的思想和修為所折服。

鄭夢周對於佛經典籍也并非不看不讀，全然排斥。高麗時期佛教作為國教大興其道，曾得到上至君王下至黎明百姓的擁護，“儒學者甚至要從佛學者那裡學習經典，提高涵養”<sup>68</sup>，同樣，鄭夢周既精通儒學，又廣泛閱讀佛家經典。其在寄贈李崇仁與河倫信中說“細看艮卦和六畫耳，勝讀《華嚴》一部經”<sup>69</sup>，由此可知鄭夢周對《周易》造詣很深，并用《周易·艮卦》的思想內容來批判佛教，但這也從側面反映了其對華嚴經精髓的熟知和把握，才能做出如此精當的評價。當然鄭夢周以性理學為本的立場還是鮮明的，這從其在《圓照卷子》中直接批判華嚴學可

67) 宗泐在文化交流史也占有一席之地，他的文集和作品在日本頗有流傳，對日本五山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他不僅和五山僧人絕海中津等日本僧人交游，還與羅斛國使者有交往，留有《送羅斛使者郭元恭歸國》之詩。

68) 邢麗菊：《韓國儒學思想史》，人民出版社，第123頁。

69) [韓]鄭夢周：《圃隱集》卷二，載《韓國文集叢刊》第5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年版，第595頁。

窺知一二，文中指出：

如天之圓，廣大無邊，如鏡之照，了達微妙，此浮屠之所以喻道與心。而吾家亦許之以近理，然其圓也可以應萬事乎？其照也可以窮精義乎？吾恨不得時遭乎靈山之會，詰一言於黃面老子。<sup>70)</sup>

鄭夢周承認佛教中說的心能貫通法界，事事無碍這個真理，但是他也懷疑這種真理能否對應現實，并对現實世界起作用。尤其他用“黃面老子”的詞句來指稱佛祖，更是對佛教的貶低與斥責。

其實，鄭夢周對於佛教的批判主要是“佛教脫離日常生活而探究真理，‘佛氏之教，辭親戚，絕男女，獨坐岩穴，草衣木石，觀空寂滅為宗’<sup>71)</sup>以及其在《幻庵卷子》提到的“鉅細紛萬殊，粲然斯有理。處之苟臻極，物我無表裏。浮屠異於此，懸空譚妙旨。一切歸幻妄，君父失所止。”<sup>72)</sup>這和儒教在日常現實生活中實現齊家治國及落實到群臣父子上的道理大相徑庭，對此鄭夢周認為這種脫離現實生活一味追逐真如是可笑和錯誤的，即其詩《贈僧》所雲：“松風江月接冲虛，正是山僧入定初。可笑紛紛學道者，色聲之外覓真如。”<sup>73)</sup>高麗末期這種排佛崇儒思想以成爲一種明顯的趨勢，科舉制設置後，靠讀儒家經書來獲取官職的學者積極強調儒學的重要性，開始排斥佛教。据《高麗史》記載成均館博士金紹等儒士排斥佛教上書恭讓王，因言語不謹慎，触犯天威獲死罪。鄭夢周等上書“斥詆佛氏，儒者之常事，自古君王置而不論”<sup>74)</sup>，金紹才得以幸免。可見，儒士們排佛程度之甚達至殺身之禍的程度，尤其鄭道傳對斥佛立場更加堅定，并著有《心問天答》《心气理篇》《佛氏雜辨》等文用性理學的理念批判佛教。

70) [韓] 鄭夢周：《圃隱集》卷三，載《韓國文集叢刊》第5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年版，第599頁。

71) [韓] 洪順錫 編，廉松新譯：《韓國的名門圃隱宗家》，長春出版社，2015年，第30頁。

72) [韓] 鄭夢周：《圃隱集》卷二，載《韓國文集叢刊》第5輯，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年版，第592頁。

73) 同上。

74) [韓] 鄭道麟等著《高麗史》卷117，鄭夢周第7條。

鄭夢周對佛教的態度相對來說較溫和，并能以開明的態度看待儒佛之辨。因為鄭夢周認為佛教中有修身，但沒有儒教中齊家，治國的理念，而平天下的理念廣靠禮教還是不夠，需要佛教中廣濟衆生的理念來實現。禮教講的是三綱五常與修齊之道，但是不能撫慰生老病死，觸動卑賤衆生的心，即禮教不能稱為庶民的學問，而是分身份，貴賤的君子之學。缺少佛說中的四海同胞，一切同根的和合理念，平天下也很難完全實現。因此，人的智慧需要禮教修煉，佛教發展，從而拓寬人生道路。<sup>75)</sup>

## 5. 結語

明朝初年，中朝冊封朝貢關係逐漸建立，中朝人文交流日益頻繁，明朝使臣的出使得到高麗文士的熱情接待，並展開詩歌唱酬及題序寫跋活動，高麗文人的詩中不僅讚美了明使的學識與人品，更表現出對大明王朝的認可及對華夏正統文化的仰慕。高麗、朝鮮使臣在出使明朝後，更能親眼見到明朝的山川河流，體驗到風俗禮制與社會文化，並通過與明朝人士的交往結下深厚友誼，表達出他鄉遇知己的喜悅和臨行分別的不舍，然而中朝人士的交往不僅僅是停留在表面的詩歌酬唱與詩畫品鑒，其中更有對“華夷秩序”及對儒釋道思想的深刻認識。當然，中朝文人的交流中朝鮮文人作為“他者”也有觀察中國的獨特的視角和特點，這是緣於其民族觀和本國傳統文化影響的印記，也是能獨立審視中國文化的基點。朝鮮文人在與明朝人士的交往中不斷進行比較與審視自我，努力調整且符合作為“東方禮儀之邦”的自我定位。中朝文人之間的頻繁交流和相互認知，為兩國關係消除隔閡，發展傳統友好交往做出積極貢獻，也成為東亞人文交流中典型而獨具特色的重要篇章。

75) [韓] 李炳注 著，廉松心 譯：《剛隱鄭夢周》，長春出版社，2015年，第16, 17頁。

## 참고문헌

- 鄭趾麟等著, 《高麗史》, 首爾: 亞細亞文化社, 1972年版。
- 國史編纂委員會, 《朝鮮王朝實錄》, 首爾: 探求堂, 1970年版。
- 林基中, 《燕行錄全集》, 首爾: 東國大學出版部, 2001年版。
- 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 韓國: 民族文化促進會, 1990-2002年版。
- 曹圭益, 《燕行錄研究叢書》(1-10卷), 學古房, 2006年。
- 圃隱學會, 《圃隱先生遺跡大觀》, 迎日鄭氏圃隱公派宗約院, 2012年版。
- 張廷玉等撰, 《明史》, 北京: 中華書局, 1974年版。
- 吳晗編, 《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 北京: 中華書局, 1980年版。
- 楊昭全, 《中國-朝鮮-韓國文化交流史》(II), 北京: 昆侖出版社, 2004年版。
- 劉順利, 《半島唐風: 朝鮮作家與中國文化》, 銀川: 寧夏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 孫衛國著, 《大明旗幟與小中華意識》,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7年版。
- 李岩·徐健順著, 《朝鮮文學通史》(上),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0年版。
- 徐東日, 《朝鮮使臣眼中的中國形象》, 北京: 中華書局, 2010年版。
- 杜慧月著, 《明代文臣出使朝鮮與〈皇華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
- 張敏, 《韓國思想史綱》,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1年版。
- 劉煥陽·劉曉東, 《落帆山東第一州——明代朝鮮使臣筆下的登州》,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 葛兆光, 《想象異域—讀李朝朝鮮燕行文獻札記》, 北京: 中華書局, 2014年版。
- 趙季·王寶明·谷小溪 等著, 《明洪武至正德中朝詩歌交流繫年》,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4年版。
- 劉曉東著, 《明代朝鮮使臣膠東紀行詩探析》, 濟南: 山東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
- 洪順錫 編·康松新 譯, 《韓國的名門圃隱宗家》, 吉林: 長春出版社, 2015年版。
- 李炳注 著·康松心 譯, 《圃隱鄭夢周》, 吉林: 長春出版社, 2015年版。
- 張伯偉編, 《〈燕行錄〉研究論集》, 南京: 鳳出版社, 2016年版。
- 張伯偉編,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19輯, 北京: 中華書局, 2020年版。
- 엄경흠, 「鄭夢周와 權近의 使行詩에 表現된 國際關係」, 한국중세사연구, 2006.
- \_\_\_\_\_, 「麗末 明使臣의 接賓과 詩」, 한국중세사연구, 2007.
- 강문식, 「圃隱鄭夢周의 交遊 관계」, 한국인물사연구, 2009.
- 이승수, 「1386년 정몽주의 南京사행, 路程과 詩境」, 민족문화, 2015.

- 高艷林,《明代中朝使臣往來研究》,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 袁墨香,《高麗使節鄭夢周到訪山東日照小考》,文教資料,2015。
- 于杰,《鄭夢周山東紀行詩研究》,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
- 余國江,《高麗使者鄭夢周與明朝士人的交游》,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2017。

| Abstract |

## A Study of China-Korean Cultural Exchange and Mutual Cognition in Early Ming Dynasty Based on poetry interaction and poetry & painting exchange

Fei-Fang  
Yanbian Univ. Prof.

The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have a long history. The envoy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witnessed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is paper will mainly focus o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onfucian scholars and officials with a higher status in Korea and people of the Ming dynasty, involving Korean scholar's acquaintances with Ming official envoys in Korea and with Ming people they met while travelling in China. This paper gives priority to analyzing Korean literati's understa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 in poetry and essay exchanges and the causes behind cognition variation, thus revealing the interaction and exchanges between literati of the two countries in politics, thought, culture, and art, and reproducing a three-dimensional picture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rough poetry interaction and prefaces & postscripts writing exchanges with envoys of the Ming Dynasty Guozi Xuelu Zhang Pu, Guozi Dianbo Zhou Zhuo, and Liaodong envoy Sang Lin, Korean literati showed their

favorable cognition of Ming dynasty in clothing, military generals and Confucian officials, the doctrine and impact of Ming Dynasty, etc. Envoys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Korean literati communicated in poetry and painting art through poetry writing to each other, poems inscribed on painting and presenting painting as gifts, thus deepening the friendship and mutual cultural cognition of the two countries. When Korean envoys travelled to the Ming Dynasty, they saw the mountains, rivers, customs and culture of the Ming Dynasty with their own eyes, and forged a deep friendship with people from the Ming Dynasty. They showed more admiration for the Ming Dynasty and a high recogni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ir poetry singing interaction with Ming scribes. Of course, as “others”, these Korean scholars also had a unique perspective and viewpoint in observing China. They selectively accept and criticize Chinese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When the Korean envoys travelled to China of the Ming Dynasty, they associate with monks and Confucian scholars and experienced the immortal culture in the land of Denglai, for which they showed more criticism. Besides, they also expressed a derogatory attitude towards Buddhism, while admiring Confucianism. The frequent exchanges and mutual cogni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Korean scholars have mad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eliminating barrier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friendly relations.

**Key words :** cultural exchanges, poetry interaction, poems inscribed on painting, immortal culture, advocating Confucianism while rebuking Buddhism

